

## 第十九回 正言規友 當道鋤奸

詩曰：

偏傲一生志不回，至親笏少笑顏開。

魚書遠寄來千里，佩服良言免忌猜。

寶珠出嫁，請柯爺抱轎，四處找尋不見，丫鬟回了夫人。夫人怕錯過吉時，只得叫進兒子鳴玉，抱了姐姐上轎，夫人含淚送女兒到轎子內坐下，打發轎子動身。外面三聲大炮，建昌縣領轎先行，一路鼓樂細吹細打，喜炮連天，迎到宣府。轎登內廳，自有僮相贊禮，兩邊喜娘攙出新人，又是僮相贊禮，迎出新郎。宣爺是穿的學士品級服色，登了紅氈，與新人並肩站定。先拜天地，後謝聖恩。回來交拜已畢，用五色紅巾拉入洞房，合巹、撒帳，少不得有諸親友男女人等看新娘，鬧新房，直到二更方散。宣爺夫婦方纔共上牙床，解帶寬衣，效魚水之歡。一夜恩情自不必說。

到了次日起來，夫婦雙拜家堂，又遙拜公婆。拜畢，夫妻坐下。先是裏面僕婦丫鬟叩頭，後是外面家人書僮等叩頭。這一日是家宴，並無外客。夫妻對面坐定飲酒。如媚、如鉤左右執壺斟酒。宣爺叫聲：“夫人呀！想下官為夫人的婚姻，幾於性命不保；夫人為下官一幅詩箋，亦幾死於非命。你我夫妻從患難中成就這段良緣。若不虧裴伯父一力周旋，你我夫妻焉有今日！應當供他長生祿位，早晚燒香，保佑他壽命延長，公侯萬代，還報答他不盡呢。”夫人道：“妾看老爺那詩句，本無一毫私心，遽被賤婢抖起風波，吾父不察，要將妾治於死地。裴伯父設法救妾回去，待之不啻親生。後來戲耍得我夫婦如醉如癡，意總不解。到今日夢總醒了，方知裴伯父一片為你我的婆心，真是莫大鴻恩，勝於父母。這等人將來死後聰明正直而為神。妾聞老爺困於奸相府中，好險呀！又是聖眷隆厚，非但免罪，而且加官，要算難得。”宣爺道：“下官有一件不解的事請問夫人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有何事不解？乞道其詳。”宣爺便把錯投柯庸夫家中，遇見無艷一段情景的話向夫人說了一遍。夫人聽說，也微微而笑道：“那是我二房叔叔生的一位不爭氣的賢妹。那一件醜貨，老爺竟看上他麼？”說得宣爺哈哈大笑，便叫丫鬟斟上酒來，一面吃著酒，又道：“夫人，你我姻緣雖已成就，蒙岳母看待，十分親熱。只是岳父終有芥蒂在心，並不與我女婿一面，卻是為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我父秉性執一如此，老爺不必見怪。若要翁婿相和，除非老爺去寫兩封書信：一是家報，呈與公婆，回稟完娶吉期，請堂上雙親放心；一是呈與裴伯父，請他作個主意，代你翁婿解和。別人都勸不醒的，我父只怕裴伯父。”宣爺點頭稱是。夫人又道：“兩個丫鬟如媚、如鉤俱隨妾從死中得活，今年已不小。妾非妒婦，老爺不如收做東西二小星罷。”宣爺笑道：“夫人說哪裏話來！我與夫人結褵伊始，恩情正深，怎能分惠於他人？”夫人道：“老爺拒絕不收，使二婢何所歸？若使將二婢另行擇配遠嫁，妾身又不放心。”宣爺道：“下官有個善處之法，包管夫人心安。”夫人道：“依老爺怎麼辦法？”宣爺道：“下官亦有兩個自幼隨身的書僮，一叫抱琴，一叫醉瑟，年也不小，何不以二婢分配之，仍在你我隨身服侍，豈不妙哉？”夫人道：“老爺之言極是。”說罷，俱吃得盡歡而散！

過了三朝，老爺寫了兩封書信，一是家報，一呈裴爺，打發家人星夜去了。這裏又與夫人撥了兩間耳房，收拾了做洞房，擇定吉期，抱琴與如媚一對，醉瑟與如鉤一對，同結花燭。兩對夫婦感激老爺、夫人之恩，自不必說。

到了滿月以後，柯夫人要接女兒回門，又怕柯爺不與女婿會面，初上門豈有不雙雙受禮的？便對柯爺道：“今接女兒回門，女婿是要同來的。你斷不可再躲向別處去，不與女婿會面，受他個禮麼！”柯爺道：“我見了宣家小畜生就有氣了。回門只好你受拜，我是不與他見面的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你也太執拙了！一個親女婿，須將前事休題，方是正理。”柯爺還要回答推諉，忽見家人送進一封書子來，稟道：“啟爺，京中裴爺有書到來，請爺電閱。”說著將書子呈上。柯爺接過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年愚弟裴長卿頓首，致書於柯年兄閣下：京都一別，本擬餞別，以盡朋友之誼。誰知飄然遠引，不領杯水之情，似乎於交道未免落落寡合也。然獨有可原者。金蘭之好，尚不敵骨肉之親。親如女婿，半子也，女之賴以終身，岳之賴以養老，非泛泛疏遠可比。若論前事，不怪自己多疑，啟挑釁讒人之漸；反怪無心數語，結生平莫釋之冤。雖訂秦晉，猶如吳越。此弟之所大不解者也。況婿初登仕版，即邀聖眷，其將來職分定在你我之上。其後之欲赴功名，非不可藉其援引，全你我燕翼之謀。弟處局外，尚為女婿極力周旋。豈有至親而不見面？又弟所不取也。感悟發於一心，休謂逆言之入耳。藥石寄於千里，當知忠告之宜聽。不然兄之薄情寡恩，恐為天下後世笑。書不盡言，兄其鑒之。

柯爺看了書字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裴年兄真良友也。”夫人便問：“裴公寄來什麼書字？”柯爺就將書中的話先向夫人說了一遍，又道：“裴年兄也是勸我翁婿解和，書中言語句句金石，令我不能不拜服。而今細想前事，皆由我多疑之誤，致惹秀林之讒，與寶珠何幹！又與女婿何幹！就是他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未必他就說的是我女兒。總因我一點疑團，弄出無限風波，反叫裴年兄做了他們的大恩人，我倒做了老厭物。夫人呀！我今知悔了。回門自然見女婿的。從此相好，不致相尤。”夫人笑道：“這便纔是。”果然到了回門日期，宣爺夫婦來到柯府，見了岳丈、岳母，大拜八拜。岳母見了女婿、女兒，自然是親熱的。此刻，岳丈見了女婿，更加親熱。時刻談講下棋、吟詩，又叫兒子鳴玉討姊丈的教。真是分雖翁婿，情同骨肉。留女兒在家住對月，並連女婿也留下了。此乃是翁婿相好如初之時。

不料，朝中卻鬧出一個大變動來。只因奸相蔣文富在朝威權日重，又有一個鞏御史在他門下助紂為虐，引了一班趨附的小人夤緣進來，或做文官，或做武官，都是奸相作主。前因女兒一死，天子不將宣生治罪，反升他官職，將我師生一個罰俸，一個革職，豈不可恨！陰生異志，暗蓄死士，打造軍器，勾通外國，欲圖大位。謀為不規，朝中只怕了裴刑部、宣學士二人，還不敢動彈，但爪牙已成。這個風聲已有些傳到朝中來，眾文武俱吃一驚，只有天子不知。卻拿不住他一個實證，不敢劾奏。惟裴爺是個精明強幹之員，每日朝中出入，俱留心此事。

這一日，也是奸相的逆謀應當敗露。裴爺正出朝來要回衙門，未到裏許，忽見前面兩個人在那裏廝打，一個黑凜凜的大漢，將一個少年漢子按在地下，拳打腳踢，打得地下那漢子喊叫救命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道：“禁城之內，誰敢如此行兇！分付手下將這大漢並被打的漢子帶來見我。”手下答應去了。兩個人叫那大漢：“莫打！快去見老爺，有話問你！”那大漢並不睬睬，還是打他的。二人向前來拉，被大漢一手掃去，二人俱跌倒在地，急急爬起來回裴爺。裴爺大怒道：“如此撒野，這還了得！”

鍊鎖來！”下面答應，蜂擁而去，共是八人，方把一個大漢捉了鎖將起來。地下被打的漢子也爬起，跟著到了裴爺面前跪下，那大漢還立而不跪。裴爺先問那被打的漢子道：“你姓甚名誰？因何被他打的？”那漢子稟道：“小的叫段二，本京人氏，賣菜為生。因今日挑了擔子上街賣菜，遇見這大漢問路，問蔣丞相府在哪裏。小的回他在杏花街上。他一定要小的引他去，小的怕耽誤自己生意，不肯去，他就把小的菜擔搶掉了，砸了，籃子也踹破了。是小的一時不忿。要與他拼命。哪知他人長力大，將小的攆倒在地，一陣亂打，打得小的渾身疼痛。望老爺救命呀！”裴爺見這大漢異言異服，形跡可疑，又是來找奸相府的，必有原故。當街不便相問，賞了段二一個良蹤子，“賠你菜擔，你做生意去罷。”段二千恩萬謝而去。裴爺將那大漢帶至衙門，坐堂審究，命牙役在他渾身一搜，搜出兩邊裹腳打腿內每邊二把瘦描條利刃，肚兜內四個金條，一色浮錢，並無別物。問他哪裏人，他回說是車遲國人。問他到中原來找蔣相做什麼，他就支吾不答。反覆窮詰，並不開口。裴爺大怒，先打了一百個掌嘴，又套上銅夾棍，三收三放，大漢依然不招。及用到錫蛇紅繡鞋諸般非刑，纔打熬不住，招出是國王打發他來下書與中國蔣丞相的。裴爺又問：“書在哪裏？”大漢回道：“現在頭髮肚裏。”裴爺又叫人在他頭髮內果搜出一封私書來。外面還有車遲國寶印。拆開從頭一看，只唬得裴爺魂不在身。書中甚話驚人？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